

120).411/158

土默热红学，站位子对传统红学进行的唯物史
观剖析中，构建于胡适红学（曹学）的「基础」之外，是一座
全新的美丽的科学的红学大厦，是红学研究领域里，自成体系，自圆
其说的一项突破性的学术理论成果。土默热红学与传统红学的本质区
别在于，土默热红学不拘泥于胡适大师最初的假设，扬弃了百
年红学研究的「定理」和「成说」，勇敢地
走出「胡家村」，跳出「曹家店」，把《红楼梦》这部伟大的文学巨
著，放置于历史长河的大背景中，去精心研究和解读。

土默热 著 秦轩 编

土默热红学补

《红楼梦》人物原型和故事素材新探

吉林人民出版社



土默热红学补

土默热 著

秦轩 编

《红楼梦》人物原型和故事素材新探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土默热红学补:《红楼梦》人物原型和故事素材新探/

土默热,秦轩著.—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9

ISBN 978-7-206-05328-3

I.土… II.①土…②秦… III.《红楼梦》研究 IV.1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9865 号

土默热红学补 Tu Mo Re Hong Xue Bu

著 者 / 土默热

整体设计 / 施凌云

责任编辑 / 桑一平

责任校对 / 张秀荣

出 版 者 / 吉林人民出版社

(中国·长春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发 行 者 / 吉林人民出版社

制 版 / 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

印 刷 / 长春市第九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 26.5

版 次 /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字 数 / 460 千字

印 次 /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 1-3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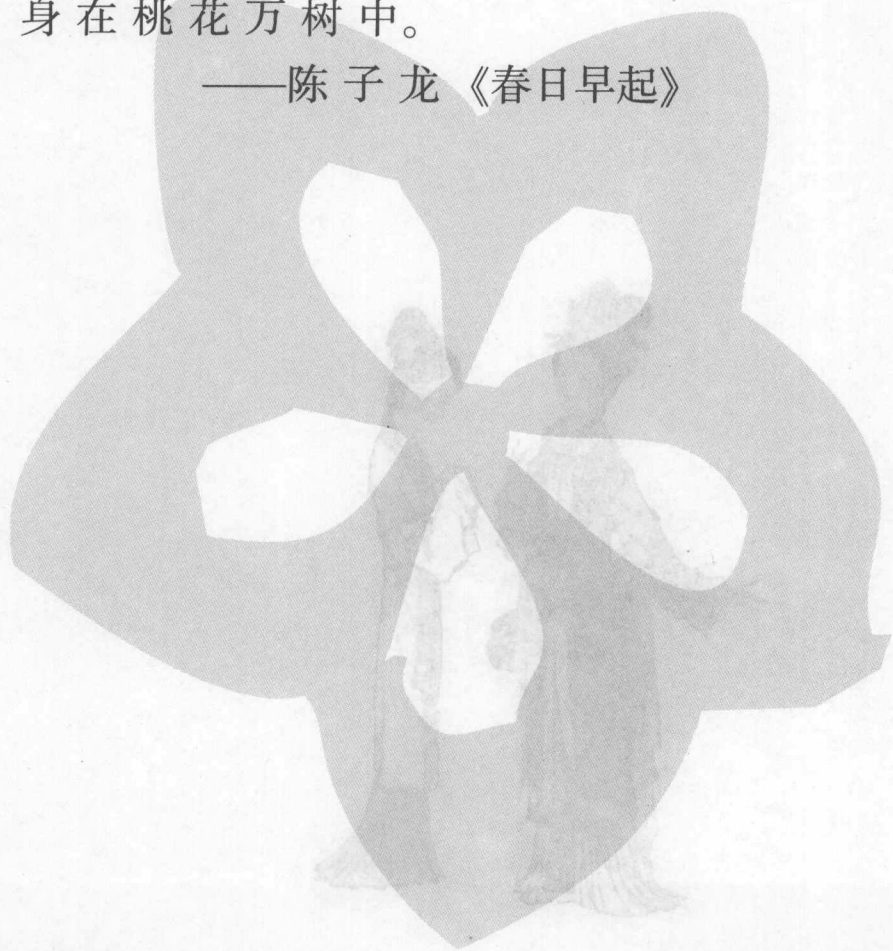
标准书号 / ISBN 978-7-206-05328-3

定 价 / 4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独起凭栏对晓风，
满溪春水小桥东。
始知昨夜红楼梦，
身在桃花万树中。

——陈子龙《春日早起》



前言：当代红坛的智者和勇者——土默热

秦 轩

读罢《土默热红学》，不禁想起美国当代著名物理学家威顿说过的一段话：“二十世纪，许多最具深远意义的科学进步，都是由于发现原有理论的不协调。历史告诉我们，消除理论之间的不协调，是使理论取得真正重大进步的好方法。”

土默热教授正是消除百年红学研究这一社会科学“理论”不协调的一位勇者和智者。他在明清史多年的研究过程中发现，红学研究之初将曹雪芹假设为《红楼梦》的作者，在“理论上”的许许多多“不协调”之处，以一个真正学者对学术研究的责任感，以一个历史学家还历史真面目的使命感，以一个文学家对中国文学巨著《红楼梦》尊重厚爱的浓重情感，经过长期的研究、考证，非常客观和理性地论证了《红楼梦》的初始作者是明末清初时期的大文豪洪昇，并在“洪昇说”的基础上，陆续创立了“蕉园说”、“西溪说”，从而创立了三位一体的《土默热红学》。

这一学说的提出，回答了三百年红学史上最大最根本的一个悬案，即《红楼梦》的原始作者是谁的问题；确认了《红楼梦》这部文学作品的创作时间、地点、人物；还原了作品的创作动机、创作过程、时代背景、文学背景和版本流传过程；升华了《红楼梦》创作的主题思想和作品屹立于中国文学史巅峰的伟大意义。也彻底解开了百年红学研究越结越死的一个个“死结”，为红学研究各宗各派的“盲人摸象”、“瞎子与聋子对话”的现象，指点出了“迷津”，拨开了迷雾，在鲜花和杂草茂盛并生的红学园圃中，划上了清新凝重的一笔。

土默热红学的基本内容是：

1.《红楼梦》的创作时间、地点、人物。《红楼梦》原作者是清朝顺康年间的大文学家、大戏剧家洪昇；作品创作时间是在康熙二十九年（1692）至康熙四十三年（1708）；作品中的大观园原址在洪昇的故乡杭州西溪；作品中那些可爱又可怜的女儿原型，是洪昇的妻子和众多的亲姐妹、表姐妹，她们在清初曾结成名动天下



“蕉园诗社”。

2.《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时代背景、文学创作背景。《红楼梦》展示的是明末清初改朝换代时期的历史阵痛；其文学创作背景是泛滥于明末清初这一时期的言情文学狂潮；其主题思想既含蓄表现了“悼明反清”的思想意识，又痛彻心扉地哀叹了百年望族和他的儿女们的不幸，是一个封建王朝的末世挽歌，一个封建大家族的末世挽歌，一代封建士大夫沉浮的末世挽歌，一代知识女性命运的末世挽歌。

3.《红楼梦》创作缘起、创作过程和流传过程。《红楼梦》的创作冲动缘起于康熙二十八年，洪昇在“国丧期间聚演《长生殿》”获罪，永远失去了求取功名、重振家族的希望，绝望中来到京东盘山（作品中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的原址）逃禅，投奔好朋友拙庵大师（书中的“青沟峰”住持“空空道人”、情僧的原型）。面对荒野中遗落的女娲补天之石，抚今追昔，深自忏悔，又立意为蕉园姐妹“闺阁昭传”，遂开始了《红楼梦》的创作。

《红楼梦》一书的版本源流有三个渠道：一是由拙庵和尚于康熙四十一年到江南“扫塔”，从老朋友洪昇处抄录回来后，以“松轩”、“立松轩”笔名批阅评点后“问世传奇”，形成后来流传的立松轩版本系统；另一版本是洪昇在康熙四十三年到江宁织造府演出《长生殿》，把《红楼梦》手稿带到曹寅处，请他帮助出版。返家途中不幸落水而死，手稿落在曹家。传到曹雪芹，阅读之后，感到与自己家事类似，引发共鸣，加以“披阅增删”后传出，形成《石头记》版本系统；第三套版本系统是洪昇留在家中的创作手稿，经其妻黄蕙（脂砚斋）、妾邓雪儿（畸笏叟）评点整理后流传出去的版本，形成了《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版本系统。此后，《红楼梦》以三套版本流传，在流传过程中又互相渗透，遂形成今天的诸多版本。

土默热红学，站位于对传统红学进行的唯物史观剖析中，构建于胡适红学（曹学）的“基础”之外，是一座全新的美丽的科学的红学大厦，是红学研究领域里，自成体系、自圆其说的一项突破性的学术理论成果。土默热红学与传统红学的本质区别在于，传统红学是以胡适大师最初“大胆假设”的曹雪芹是《红楼梦》作者为基础，始终在“胡家村”、“曹家店”的圈子内挖掘。诸如曹雪芹的“著作权”、江宁织造府的“生活原型权”、打着曹家印记的脂砚斋“评点传抄权”，以及由此派生的“秦学”、“探佚学”、“批评学”等等。“胡家村”、“曹家店”方圆本来就不大，况且又基本都是靠假设支撑，百年来，“村”的小路越走越窄，“店”的胡同也快变成了死胡同，即便有点“宝物”，经过这百年的搜寻，到今天恐怕也



今天恐怕也只剩下“拾荒”了。

土默热红学不拘泥于胡适大师最初的假设,扬弃了百年红学研究的“定理”和“成说”,勇敢地走出“胡家村”,跳出“曹家店”,把《红楼梦》这部伟大的文学巨著,放置于历史长河的大背景中,去精心研究和解读。以占有极其丰富的史料为坚实基础,按照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运用唯物史观和辩证方法,科学、客观地“淘宝”。土默热红学逻辑清晰、事实充分、证据确凿、结构严谨。通读《土默热红学》这部惊世之作,沿着土默热红学的脉络去解读《红楼梦》,你会感受到逻辑与实证的力量。洪昇及其家庭、夫妻、姐妹们因改朝换代、亡国破家的阵痛而忧伤、悲痛、困惑、愤懑的苦难经历,与《红楼梦》作品中展示的交织着痛苦与欢乐、清醒与迷茫、叛逆与依恋的全部生活,相互之间如呼如应,入情入理,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2007年5月1日



目 录

前言:当代红坛的智者和勇者	—— 土默热	—— 秦 轩	001
---------------	--------	--------	-----

一、创作素材考证篇			001
-----------	--	--	-----

1.《红楼梦》成书过程纵横谈			002
2.《红楼梦》四大家族综考			017
3. 再考大观园创作原型			023
4. 再论林黛玉的创作素材			031
5. 大嫂子李纨创作素材考			039
6. 老祖宗贾母创作素材再考			053
7. 史湘云创作素材再考			059
8. 贾宝玉创作素材再考			064
9. 红楼东府创作素材再考			067
10. 薛姨妈母女创作原型再考			072
11. 秦可卿、秦业、秦钟创作素材考			077
12. 贾宝玉“女儿眼泪葬”说由来			083
—— 兼论《红楼梦》与《清平山堂话本》之关系			
13. 宝玉祭金钏之水仙庵考证			089

14. 铁槛寺、水月庵考	094
目 录	
二、文化传承分析篇	099
15. 三生石畔话红楼	100
16. 《红楼梦》是晚明文化气脉的产物	129
——论《红楼梦》对现实的无尽哀怨与病态依恋	
17. 《红楼梦》与西溪文化	168
18. 《红楼梦》与《聊斋志异》	182
19. 从书中戏剧看红楼故事的发生年代	186
20. 钗黛合一新论	191
——论宝黛钗关系象征着《红楼梦》作者的两种人生	
价值取向	
21. 立松轩 杏斋 空空道人	201
22. 《红楼梦》中那个“至孝纯仁”的皇帝究竟是谁	207
23. 再论红楼东府影射清廷	212
24. 怡红院“四大丫鬟”推论	218
25. “虎兕相逢”正解	222
26. “二十年来”典故正解	224
27. 鹤鹑正论	227
28. 宝玉钗黛兼美	231
——《红楼梦》梦幻手法刍议	

29. 贾宝玉与贾似道	234
三、作品背景资料篇	255
30. 太虚幻境 阆苑仙葩 山中高士 贾雨村言	256
31. 论“木石前盟”的文化底蕴	280
32. 薛宝钗与薛夜来	294
——论黛玉、宝钗形象塑造的文学继承	
33. 从“老爷”“太太”称谓看《红楼梦》的成书年代	299
34. 要把《红楼梦》真正当作小说研究	302
35. 论《红楼梦》“出处”文字是一篇楔子两篇序言三个题名	318
36. 论《红楼梦》后四十回为曹雪芹所补	325
37. 《石头记》并非《红楼梦》	335
38. 正解“是几时孟光接了梁鸿案”	343
——兼论《红楼梦》与经典爱情戏剧的关系	
39. 姬子书与嵇子书	358
40. 菊花诗出处待斟酌	362
41. 有客题红客为谁?	371
42. 作者为什么要借“假语村言”撰成《红楼梦》	376
43. 《红楼梦》假语村言辩证	381
44. 从焙茗改名茗烟看红楼故事的创作次序	390

45. 致徐乃为教授	396
附录 土默热红学概述	399
后记	406
附图 北京钓鱼台土默热红学研讨会合影	409

一 创作 素材 考证 篇

《红楼梦》成书过程纵横谈

一、关于《红楼梦》成书过程的两种推测

不可否认,《红楼梦》是一部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的优秀古典小说,但也绝非没有任何瑕疵的完美作品。除了作品本身是“断臂维纳斯”,后人补写的后四十回不尽符合作者原意这个最大缺陷外,前八十回作者原创部分亦非尽善尽美,同样存在着诸多缺陷,有些缺陷还是很严重的,乃至达到自我矛盾、自我否定、不能自圆其说的程度。有关《红楼梦》作品瑕疵的研究,红学界不乏其人,有些专家学者的研究很有见地,很有深度。综合各方面专家的研究成果,《红楼梦》作品瑕疵大致存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时光错乱和时序倒流问题,比如贾琏陪同黛玉北上奔丧的来去时间和季节前后矛盾等等。二是年龄忽大忽小、暴长暴缩问题,在宝玉、巧姐身上表现得比较突出,其他人物如贾母、黛玉、凤姐、薛蟠等人身上也都不同程度存在这种现象。三是人际关系混乱问题,如书中两个“二爷”、两个“二奶奶”,贾赦贾政在荣府中居住地点不合理,巧姐和大姐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姐妹等。四是人物性格分裂问题,如“大小宝玉”、“清浊宝玉”的性格对立,以及作者对“好色即淫、知情更淫”思想与“意淫”思想的自相矛盾等。五是人物身份错乱问题,如迎春惜春的出身,多姑娘和鲍二家的关系,袭人前后的名字,小红究竟是谁的丫头,柳五儿究竟死没死等等。

《红楼梦》作品中为什么会存在这些瑕疵?是作者的才力水平不够么?红学家们一般不倾向于如此认定,而是倾向于在小说独特而又复杂的成书过程中找原因。到目前为止,关于《红楼梦》成书过程的研究文章和专著如汗牛充栋,归结起来主要有两大类论点:一是旧稿新裁说,持此说的主要有戴不凡“巧手新裁”说和杜春耕“二书合成”说。二是披阅增删说,持此说的主要有沈治钧“新旧宝玉”说和张爱玲“五次增删”说。

首先看看“旧稿新裁”说。持此说者认为曹雪芹不是《红楼梦》的初创者,而是在“有字的旧稿”上面再创作成书的。戴不凡先生认为《红楼梦》的原作者是曹雪芹的上辈人曹竹村,曹雪芹是在前人旧稿基础上呕心沥血“巧手新裁”



方成书的,书中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就是曹雪芹“披阅增删”过程中形成的。杜春耕先生认为《红楼梦》是“二书合成”的,合成前就有“荣宁两府两本书”。“宁荣两府的主要故事内容,分别来源于两本没有任何联系的旧作《风月宝鉴》和《石头记》”。“《风月宝鉴》故事集中在宁国府,《石头记》故事集中在荣国府,宁荣两府分别是两本书的活动舞台。”至于旧作的作者是谁,杜先生没有认定,只是强调“曹雪芹在作二次创作时,把两本书融为一体,并让荣宁两公成了亲弟兄。”也正因为《红楼梦》由“二书合成”,难免会留下人为捏合的痕迹,也就是书中的诸多矛盾和问题。

我们再来看看“披阅增删”说。持此说者认为《红楼梦》作者就是曹雪芹,不存在什么“石兄”原稿,但创作过程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经过多次“披阅增删”方成书的。张爱玲经过“五详《红楼梦》”,分别推测了曹雪芹五次“披阅增删”过程中每一次增删的内容,并推测了《红楼梦》“原始初稿”无东府、无风月笔墨的“摩登”、“结实”形象。沈治钧先生认为《红楼梦》中的疑点用“一稿多改”说基本上能够解释得通。通过对书中“大小宝玉”、“清浊宝玉”的剖析,他认为曹雪芹在多次修改中将“旧宝玉”一分为二,是《红楼梦》成书过程的一个关键环节。这种变化所造成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如扩充贾府并提升其社会地位、调整人物身份并删削某些情节、扩建大观园并增加女儿形象的数量与分量等。

以上这些关于《红楼梦》成书过程的学说,其研究者都是术有专攻的著名学者,其文章或专著均持之有故,言之成理,都是很优秀的红学论文。但毋庸讳言,这两大类学说各有所长,也各有软肋,互相之间显然也是矛盾的。一段时间内两派学者之间曾进行过反复辩驳;杜春耕先生针对曹雪芹从自己的旧稿《风月宝鉴》修改而成《红楼梦》的说法,专文论证了“从一部《风月宝鉴》是演化不出《红楼梦》的”;沈治钧先生也曾撰文反对“二书合成”的观点,针锋相对地说“《红楼梦》成书过程研究似乎得不出全部或部分否定曹雪芹著作权的结论。”

两大类学说之间矛盾的焦点,说到底就是曹雪芹的著作权问题。“二书合成说”不论把《红楼梦》旧稿的著作权交给曹家的先辈人还是别的什么人,显然全部或部分否定了曹雪芹著作权。“旧稿新裁说”确实全部维护了曹雪芹的著作权,但也确实无法说清《风月宝鉴》向《红楼梦》的演化过程。客观地说,双方的学说都没有什么可靠的证据支持其论点,都只是停留在推论出来的假说阶段,即所谓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阶段。双方的文章能解释一些《红楼梦》中瑕



疵出现的表面现象,但都不能说明作者在创作过程中为什么要如此处理,不能解释书中这些矛盾产生的原因及其必然性。用曹雪芹的身世经历来解释《红楼梦》的“合成”或“演化”过程,两说均难以言之成理。

二、《红楼梦》两套神话、两个串场人物和两组故事

沈治钧先生在文章中提出《红楼梦》的“两个文本现象”,即所谓“大宝玉”和“小宝玉”的形象差异,和所谓“清宝玉”和“浊宝玉”的形象差别问题,从而推断出“旧宝玉”一分为二的创作过程,确实很有见地,特别值得红学界注意。其实,《红楼梦》的“两个文本现象”绝不仅仅是“大小宝玉”、“清浊宝玉”的问题,往大处说,《红楼梦》通篇存在着两个主题,两套神话,两个串场人物,两组不同风格故事,其中之差异比起我们红学家目前的认识要广泛而深刻得多。

首先是两个神话系统的问题,即“石头造凡历劫”神话系统和“神瑛绛珠还泪”神话系统。“石头”与“神瑛”是一是二的问题,红学界百年来争论的一塌糊涂,一直不得要领。其实,在诸脂本中,“石头”和“神瑛”显然是两个不同的神话,“绛珠还泪”的对象是“神瑛”,“石头”同“绛珠还泪”毫无关系;“石头”是“无材补天,幻形入世”大荒山顽石,“神瑛”来自“西方灵河岸上三生石畔”,与大荒山无关,也没有“补天”的任务和愿望。只有程高本看出了这个矛盾,添写了一段警幻仙姑“封石头为神瑛侍者”的文字,试图弥合二者关系,但从全书看来,“石头”和“神瑛”还是格格不入,弥合文字并不成功。同一作家创作的同一部小说,使用两组互不交融的神话系统,对任何读者来说都显然是难以理解的。

其次是两个串场人物的问题。一个串场人物是刘姥姥,作者通过这个纯朴而不失机智、纯俗而不失幽默的贫妇为引线,描写她先后“三进荣国府”,亲眼目睹了这个百年望族的兴衰,从而串起了书中家庭内部“不能将就俭省”以及互相勾心斗角的一系列故事,成为家族由盛而衰直至消亡的见证人。另一个串场人物是贾雨村,这是个恩将仇报的名利场小人,也是个阴险毒辣的官场政客,作者通过他“演说荣国府”,也通过他“归结红楼梦”,并通过他的口,在宝玉尚未出场前就介绍了其形象和性格,还通过他的穿针引线,引导林黛玉、薛宝钗两个主要闺阁人物出场,使他成为宝黛钗三个“冤孽”聚会的撮合者。一部小说,使用两个毫无关联的串场人物分别活跃其间,分别成为两组故事的引线,按照一般创作规律来说几乎是不可想像的。

再次是两组不同风格故事的问题。一组故事是写家庭矛盾,包括赦政两房矛盾,邢王妯娌矛盾,王赵嫡庶矛盾,玉环兄弟矛盾,以及数不清的主子与主



子、主子与奴才、奴才与奴才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交织激荡的结果,形成了“宝玉遭毒打”,“魇魔遇五鬼”,“厨房起风波”,“替换蔷薇硝”,“抄检大观园”等一整套家族内部“乌眼鸡”式“窝里斗”的故事,故事的主基调是灰暗而丑恶的。另一组故事是写姐妹们的风雅生活,包括花下读《西厢记》,风中听《牡丹亭》,宝钗捕蝶,黛玉葬花,湘云眠石,妙玉品茶,雨窗哀吟,水畔品笛,月下对句,雪晴联诗,结海棠社,起桃花社,咏菊花诗,翻柳絮词等,当然也包括姐妹间的一些矛盾口角故事,如“宝钗借扇机带双敲”,“宝玉听戏悟证庄禅”等等,构成了一组如诗如画的故事,故事的主基调是美丽而忧郁的。这两组故事互相之间缺乏必要的联系,明显存在着单摆浮搁的问题。如果两组故事均独立成书,应该是不错的两本小说,但混合交织写在一起,就难免使人有油水难溶的感觉。

最后是两个主题问题。《红楼梦》双重主题或者说双重创作宗旨现象尤其值得注意:一是荡子败家主题;二是闺阁昭传主题,这在“开卷第一回”的“作者自云”文字中就能看得很清楚。“作者自云”交待的第一个创作宗旨是写自己之罪:“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记,以告普天下人。”“作者自云”交待的第二个创作宗旨是为“闺阁昭传”:“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何妨用假语村言,敷衍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显然,一部作品创作之初就立意两个主题和宗旨,在任何作家来说都是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我们以上分析的《红楼梦》中这两组神话,两个串场人物,两组故事,两个主题等现象,互相之间是否有什么规律性的迹象可循呢?不仅有,而且有很强的内在规律。通过内在联系将这些孤立的现象加以组合,我们可以明显看出,《红楼梦》中存在着两组相对独立的故事系统:第一个故事系统是家族矛盾系统,使用的神话是“石头无材补天造凡历劫”,使用的串场人物是刘姥姥,表达的主题是对家族败落过程的暴露和对败落原因的忏悔;第二个故事系统是闺阁昭传系统,使用的神话是“绛珠神瑛下凡还泪”,使用的串场人物是贾雨村,表达的主题是对姐妹们聪明美丽的歌颂和对“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结局的哀怨。

从以上分析看,两个故事系统似乎支持“二书合成”说,确实很像由两部没有内在关联的小说捏合而成的,实则不然。在《红楼梦》“开卷第一回”的“作者自云”中,两个主题是一起交待并互为因果的。作者因“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



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训之德”的“我之罪”，才造成了家族毁灭，“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过着“茅椽蓬牖，瓦灶绳床”的困顿生活。也正因为“我之罪”，才“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产生了“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的“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感觉，因此方“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的。有鉴于此，《红楼梦》只能是同一作者创作成书的，而不可能是“二书合成”的。

再从书中的人物和故事看，虽然是两组相对独立的故事，书中人物也呈现分裂状态，但其中有一个极为特殊的重要人物却是统一和完整的，这个人物就是两个故事共有的重头人物王熙凤。红学家们都注意到，《红楼梦》中故事分量最重的女主人公，既不是林黛玉，也不是薛宝钗，更不是史湘云，而是“粉面含春威不露”的风姐。全书中凤姐的人物形象和性格是最鲜明的，也是统一与和谐的，绝无分裂现象。如果说“二书合成”，那么把凤姐归入哪部书中？两本书都离不开这个最鲜活的立体人物王熙凤！离开凤姐，书中的两组故事都是不完整的，甚至是都不能成立的。从王熙凤身上看，“二书合成”说也难以成立。

那么，上述分析研究是否支持“旧稿新裁”说呢？既是也不是。所说的是，是支持《红楼梦》确实是多次增补成书的说法；所说的不是，是不支持这个初创增补者是曹雪芹，不支持是曹雪芹在自己的旧稿《风月宝鉴》基础上多次披阅增删成书的说法。《红楼梦》中确有曹雪芹曾经五次“披阅增删”的记载文字，但“披阅增删”与作品创作显然不是一回事。“披阅”就是阅读，“增删”也只是进行了一些文字方面的技术处理而已，这样的工作程伟元、高鹗也作过，总不能把他们也视为《红楼梦》作者吧？从目前已经考证出来的曹雪芹身世和经历看，任何关于曹雪芹曾五次大幅度修改重创《红楼梦》的说法，都无法与曹雪芹的人生经历以及曹家的风月繁华生活接榫，也无法在曹雪芹的其他作品中探寻到任何蛛丝马迹。《红楼梦》的作者是“石兄”，不是曹雪芹，曹雪芹也从未以“石兄”自居，曹雪芹的所谓著作权，是后人强加于其头上的。不仅《红楼梦》初稿作者不是曹雪芹，历次增补故事者也不是曹雪芹，因为作品根本就不是以曹家在南京的织造府生活为基本素材创作的。

断定一部文学作品的创作年代，胡适先生“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方法并非什么金科玉律，也是非关文学的研究方法。《红楼梦》研究首先要研究《红楼梦》作品本身，通过对作品中展示的内容、思想、艺术、风俗、宗教的多方面综合分析，用唯物辩证法指导，去判断其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文学背景。采取比较文

